

汪梅村先生集卷七

文七

江甯汪士鐸

記張夫人逸事

張夫人者益陽縣女也歸甘園公時家食指數百夫人司烹爨擇蒸芼采調和庶羞辛酸務適眾口先後宛若內外以爲難泊隨任華容布衣疏食夜篝燈紡績木絲如在家時體素弱常徑日不食而操作不稍息華容之人又以爲難二子幼多病夫人撫摩勤恤以養以教劬勞甚至期以矢清慎迪前光無墜家法夫人生於乾隆五十年卒於咸豐四年春秋七十嗚乎若夫人者可不謂貴而能貧者與其視世之薄紈素賤梁肉列婢媪尸居頤指以爲光榮者果何等也

記江樂峯大令事

同鄉江樂峯世玉以傲上爲胡文忠公所劾謂其恃才使氣也
經唐義渠訓方中丞開復知縣嚴渭春樹森中丞委署黃安縣
事壬戌十二月中旬始抵任其錢漕一切規費已爲前令一網
而盡江自籌薪水理縣事誓不取民間分文其明年二月部議
不準撤任江怡然就道然自初蒞任至交謝已虧欠庫款千零
十金蓋江自正月八日襍被攜二役一負案卷皆歷任令尹所
未結者一持筆研諸物徧歷四鄉懷乾糈或市餅餌與二役共
食杯茗不擾於民至則查閱團練勉以忠義獎其勇者以花紅
布帛而策勵其餘訖事卽就各鄉爲了積案江本治刑名家斷
事若神明通公正一時皆云不費一文而了數十年難判之案
者二百年所未見也二月中豫省擒匪陳大喜闌入楚境白雀
楊朝林方守麻城兵敗賊益張分擾各縣時江已去任新令某

聞風大駭閉城不敢出江方未出境卽率諸練勇堵禦三戰皆捷斬首八百級而勇只傷十餘人賊遁去新令大慚遂稟江欠庫款數目其民間之曰此吾慈父母也其欠項皆戰費練費也可以此累之乎其縣分四十八社社出銀二十五金爲之償尙餘百九十金以爲資江受而轉輸之公爲修理聖廟費黃安人益感之嚴中丞行部聞之歎曰古聞是語今乃有是事乎卽檄江長營務其民間之走相送者至罷市五十里中花爆綵紅茶酒相續江不能興亦步行數日方出境而民皆垂泣相別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於此見之

記達什巴事

達什巴黑龍江廂紅旗人也巨首頰身帶圍五尺面紫黑色痘癍糾結短須繞頰勁若猶鬣性剛硬不隨人唯諾體至重常馬

不能勝也以魁梧多力給事帳下多禮室隆阿將軍愛之使率馬隊爲前鋒每戰左右跳盪敢深入四眼狗置陣彌山谷公持矛衝突前後血流殷野卒陷陣而回積功至參領顧公雖武人然與人交有終始所善馬兵西林額既卒公分所得奉給其家不倦最不喜文人然有某生者事之十餘年亦無所不合某曰公粗直之性無苛求於人也後隨多將軍赴關中不知所終

某生

黃州人時惡達公者呼公與生爲耐久交云

同時馬隊某云公勁捷力勝五六百斤

最厚重特不雅馴耳人指其失每面熱然終不言人過云

穆圖春者

公之屬員也公不識字累爲所欺嘗有怨言多將軍欲殺之質之公公終不一洩春以是得全

記吳木齋蔣文若事

吳家世耕讀於財之取與致慎然守麻城捐貲置礮臺四鎗礮火藥備具并置穀五千三百餘石以備城守皆已蕩也其歸也

至賣什物以爲貲可謂廉於取不吝於用矣同治二年捻匪陳大喜圍麻城守城兵賴其穀以濟亦可謂用之得當矣而吳聽訟之才或未滿人意亦質之有偏也吳名林字木齋嘉定人嘗令應山天旱祈雨不可得則步行之某山禱之猶不得聞某山有上下潭潭有龍龍無定居以空瓶封固置塘側如中忽有水則龍在焉以分數測雨多寡否則龍所不享也吳聞乃步行至其塘祈之瓶空無涓滴縣人大恐吳又齋戒獨行之上塘路益險仄不容履捫葛依藤蛇行以上從者僅二人又上數里徑逾阻榛莽穢蔚蛇蝎蛛絲四布無路則又止一人獨攜鄉民一人上又十餘里乃得所謂上塘者四山匝匝喬木大可十餘圍塘周二十餘畝澄鮮寒冽雲影天光空闊無際吳置瓶塘側以紅錦封瓶口甚固時獨一鄉人爲導忘持香燭吳伏地虔禱語及

兵亂民皆失所脫更旱荒益無子遺縣令無狀請神殛之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神必哀此一縣生靈祈速賜甘澤縣令不得雨今死此塘矣祝訖伏地哭不起鄉民勸之罔聞也少頃民曰瓶上有蜻蛉集何也趨視之瓶已得水民喜告吳吳不信匍匐往視之果有水且甚多乃急謝神自奉歸行至半道天已雲起未至縣大雨四注各鄉霑足至縣堂謝神啟瓶有物自瓶出騰空而上測瓶水及一寸而鄉民告雨皆尺餘云蔣牧荆門荆門教匪充斥將作亂有七寶山道士惑其眾曰昨武當山真武神來告予云住武當已久今民無福將遷居於此以福此民民間者皆往布施營宮殿道士斂財帛聚小民其心叵測蔣聞帥一二十人往視之則男女已逾數萬蔣大言曰昨夕真武神來告予言今仍住武當以此道士可惡屬予杖之乃縛道士於眾中杖

之詰其姦利盡吐實遂逐諸道流火其宮室鄉人始知道士之誑已也一闕而散而諸教匪亦懼伏不敢動蔣名照字文若甘泉人

記李太守事

李傳徽字佛笙孝感人道光己酉拔貢官直隸知縣有母訟子不孝以刀斫傷母額者君驗傷痕淺非刀斫形詢其刀形皆與傷不符驗其跡似自以他器剝者君怒曰此詐也得非吾吏役教汝誣告乎將刑吏役此婦叩頭服罪君見吏役袒之而報傷越數日蓋侯此吏直日也官獻縣值

文宗北巡奸民乘亂搶掠君急禽凶目斬之亂乃定其知井陘也適勝保兵自固關入索夫馬供帳甚巨君上謁侃侃訴民艱苦狀時兵縛鋪戶四人將斬之君曰凡皆令無狀民愚習聞令

言宮保慈惠與民和買故索直爾民無罪獨斬令頭使下站知
宮保威也勝驚叱釋其民乃好謂君曰吾饑甚奈何君曰已備
席至營而范司關索金不遂傾之矣公出營門可覘也勝太息
曰君年幾何乃能如是吾早見君庶可算過乎君知饒陽有稱
鄰縣舉人來訟者君見其貌很疑之詢以所讀書果不符卒自
白其狡責而遣之君以功游升知府後隨曾文正公改官江蘇
記唐貞女事

自歸熙甫據曾子問議貞女之不合禮其後宋竹垞錢竹汀皆
駁正之然鄭言未有期三年之思孔謂此釋經文除之之義未
許其嫁也夫喪服傳累言婦人不貳斬既許其服斬則不嫁乃
協經意烏在其爲非禮與康熙時宋嵩南學士次子嗣熙早卒
聘妻李丹壑太史女也年稚自恐志不見信屏服御獨居小樓

越十四年卒歸宋氏方靈泉爲記之予謂

聖朝特旌貞烈予棹楔二百餘年海內鄉風興起置吏歲奉百數十人蒸蒸二南之化矣今邑人湯沐之次子宜杭穎慧而年十五忽殤其聘妻唐聞之悲慟不食者兩日跪請於其父母矢留湯守志年甫十六也沐之固辭不獲命遂於光緒四年七月日子備禮迎以歸其時見者聞者傳而述者嘖嘖贊二姓之光故予聞而記之沐之名榮知府銜候選直隸州上元人貞女父際昌字子明江蘇候補府也湘潭人

論曰志馮於氣而氣有壯亦有餒時不若明其義者迺如衣服食飲之造次不可離間貞女好讀列女傳及諸婦女節孝之可慕者其諸明於禮之誼而非激於一時之氣者與

重刊儀禮正義序

道光中金陵好學之友五人曰陳君雪峯宗彝精讐校喜金石

自著書多未成曰楊君疋命大培致力蒼雅以形定聲以聲求

訓詁著有說文重文考六卷五廟攷一卷曰張君蓉園寶德亦

喜金石曰陳君子晉瑒善算學曰管君小異嗣復治桐城古文

所撰俱未成諸君以無祿位故學成而不能自見必賴有力而

留意斯文者爲之表揚於世昌明所學於天下然此固未易得

之叔季也雪峯刊華嚴經音義漢石經殘字蓉園刊六朝事蹟

類編漢司徒劉愷殘碑外間頗有藏度者子晉書郭筠仙中丞

爲刊於嶺南歟疋命小異書皆以兵燹散佚可謂不幸已儀禮

正義者績溪胡竹村師所撰也其書自注疏外博采宋張氏黃

氏元敖氏楊氏以下無慮數十家原稿已定編次未完先生遂

歸道山陸立夫尙書屬楊君卒成之俾陳君碩甫與刊於姑蘇

其板後歸先生猶子季臨少宰少宰卒於京師未卜其本能附
觀南歸否矣今楊君猶子竹村太守購得一部將刊之金陵余
既幸先生之書得章楊君書既佚亦將借是書以章而又以悼
其所自撰不可復見獨藉是以傳也然陳張所刊皆古人書子
晉書亦與馮景亭同作者此書真其比例然則五人中惟管君
無以見知於後世爾悲夫吾徒學患不能成苟成矣而無書以
自抒其所得與雖有書而無好古者爲之表襮皆有幸有不幸
而非人所能自主也太守寶受先澤近世殆不多見能更求通
志堂楊氏復之圖并刊之則楊氏說禮之書章章而太守好禮
之心亦將與之千秋矣

胡曉庭方言補注敘

戴東原方言疏證得高郵王氏廣雅疏證足之始屬方言全義

蓋張揖書全載方言也考其書有可引申故訓者如紆緩也誼本爾疋舒緩也按彼交匪紆荀子勤學篇引作舒戰國策齊策注徐州或作舒州素問三部九候論注徐徐緩也晞眄也漢書董仲舒傳希世用事注希觀相也卽此晞也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彪注希望也說文謂海岱之間謂眄爲晞此言東高青徐之間一也說文無希字當如司馬注也棖法也義本說文又曰棖隨也者此謂棖之扱扱斜據如鄉射記之距隨也鄭君注云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爲隨此其義也斯離也義本釋言詩斧以斯之傳斯析也析卽離也說文斯析也詩無獨斯畏箋斯離也庾公斯左氏襄十四年傳作庾公差左襄二十一年注差池不齊一荀子正名篇注差差不齊鬼史記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注廝分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埤蒼擬聲散也皆離之

謂也。縣施也。按縣訓連，此訓施者，讀若淮南齊俗訓邪施之施。周書王會解注：施所以爲旌羽珥，鄭豐施，齊樂施，魯巫馬施，皆字子旗。言微曲而連也。說文：施，旗兒，旗形斜施而連，不異今也。散殺也。說文：訓散爲雜肉，不訓殺。此讀如親親之殺，差也。禮少儀：散綏副綏，差於正綏，則雜肉。差於純肉，禮器賤者，獻以散散。爵差於角觚，爵也。莊子：人閒世散木，樗散之才，差於可用之木也。中散大夫，差於中大夫，更差於太中大夫也。如蒙者，其直散人也。已達芒也。按達訓通，芒爲草，耑義固相足，而禹貢之達，史記夏本紀皆作通，書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亦作通通，卽徹也。見漢書高帝紀下，應仲遠注說文：艸木初生也。讀若徹，尤與芒字義近。涅，休也。說文：涅爲黑土，在水中，故引申爲溺。此猶釋之訓，改六方言可證。既夷既懌之詩，悅之訓，蘇十方言足補。後來

其蘇之義皆引申也有以旁偏爲訓者如雉理也雉無理訓按
雉从矢聲爾雅釋詁矢訓陳也由詩卷阿大明傳矢陳也古文
雉从弟古微書引春秋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釋名釋親屬
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荀子正名篇注理條貫也儒效篇注理
有條理也相次第故得訓爲理歟芋大也誼本爾雅字大也按
从于字有大誼書大傳名曰朱于注于大也方言一亦引申之
云于大也洵訐且樂傳訐大也漢書地理志下注吁大也淮南原道篇注
汗壑大壑也呂覽仲夏紀注竿笙之大者公羊桓五年傳大雩
者何旱祭也然則吁爲大歎法言注所謂駭歎也吁爲大視西
京賦注所謂張目也迂爲大失荀子榮辱篇所謂失之已反之
人豈不迂乎哉也釋名昇幬也爾雅釋詁幬亦大也筴析也析
竹謂之筴按說文析破木也破木曰析破竹曰筴爾雅四月爲

余李巡注四月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余易說卦傳國中三道曰塗周禮掌荼注荼爲茅秀皆分析誼也紕理也按紕爲緣見於禮注此訓理者以从比之段也漢書刑法志注比以例相比況也管子君臣上注比謂校次之也荀子不苟篇注比謂齊等也周禮世婦注比次也皆謂理也周禮遂師注故書庀爲比而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注庀治也卽理也充養也說文充从儿育省聲育養子使作善也从去肉聲詩有狐序所以育人民也箋育生長也淮南主統篇此皆有充於內謂有養於內也地官充人職在牲牲或宜訓養不必訓肥歟趙小也按趙从肖聲卽从其義本篇肖小也引申之樂記注宵之言小也言宵雅卽小雅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宵猶小也宵滴亦終夜有聲宵夜對文則宵爲小夜猶云甲夜矣消弱也消削也釋名釋疾病言語

之減削亦言小也爾雅釋天雨霓為霄雪言霰如雪之小也文
 選洛神賦注綃輕毅也輕亦言小也莊子則陽篇其聲綃釋文
 引司馬彪注作銷小也皆其例也說文趙訓趨趙為行遲曳綏
 綏亦走之小也有讀為他字者如軫戾也此讀軫為孟子軫其
 兄臂之軫彼注軫戾也將威也將何以訓威蓋讀將如壯禮射
 義注壯或為將壯故有威之誼也爾雅壯將大也諡法好勇致
 力曰莊勝敵志強曰莊莊从
 壯也易大壯疏壯者強盛之名故與諡法所言有合也 蔦化也按說文蔦艸也化教行也
 不相蒙化當為匕易不喪匕鬯注匕所以載鼎實也禮雜記上
 注匕所以載牲體者也匕有載義國語晉語注士蔦字子輿是
 蔦有載義也方言又云蔦譌譁涅化也注蔦譌譁皆化聲之轉
 也按史記天官書索隱化當為訛此又以化為訛也惟涅為化
 之本義荀子正名篇注化者改舊形之名涅之謂也詩沔水及

正月箋訛譌也此以蕪爲僞也一切經音義十二訛古文蕪譌
毗三形同漢書王商傳注訛譌也是也爾疋釋詁訛言也說文
譁謹也是亦訓爲訛也刳狄也按說文刳判也狄赤狄本犬種
狄之爲言淫辟也與判不合蓋以狄爲逖逖與刳通新修字義
謂解骨也剔或作肆典瑞注肆解牲體以祭是也爾雅釋艸注
今江東呼華爲琴亦謂琴之解苞也賁大也按賁訓敬而云大
者以賁爲演也釋名賁延也言蔓延而廣也漢書五行志上注
演廣也而禮記月令注寅引也後漢書齊武王縝傳注縝引也
檮戴之名亦取大意也賁爲菟瓜疑亦延蔓而大者凡物之壯
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假按夏之訓大固然爾
雅假大也假何以云大借爲嘏也禮曾子問讀假爲嘏說文嘏
大遠也假非真也是也詩賓之初筵卷阿傳禮郊特牲特牲饋

食禮注皆云嘏大也易禮注之訓假為大者蓋借假為格格之
 訓大亦借嘏也詩烈祖之駸假左昭二十年傳引作嘏禮運釋
 文云嘏本作假儀禮士冠少牢饋食皆言格嘏為今古文之異
 可證往勞也往何以有勞訓說文往之也勞劇也按詩碩鼠莫
 我肯勞呂覽舉難篇注引勞作逃說文逃亡也往之為亡猶釋
 名往之訓睚同音訓詁也論語述而鄭注云往去也即其義也
 戲怒也齊曰戲又方言云戲歇也楚謂之歇按嗚呼古作於戲
 左文元年傳江芊怒曰呼詩式號式戲皆怒也此讀戲說文呼
 外息也歇息也一曰氣越泄蓋二戲字皆讀如呼也不作有疑
 字之誤者如極吃也按說文吃為言蹇難與極意不近吃當為
 訖說文止也禮祭統注同詩南山傳極止也又漢書西域傳上
 注訖竟也而楚詞謬諫注亦云極竟也是極宜訓訖不訓吃也

盱雙也按雙當爲懣文選魏都賦注懣懼也盱之當訓懣猶東
京賦吁之訓驚也鑠雙也此雙又爲霍之誤霍說文飛聲也从
雨雉雨而雉飛者其聲霍然文選琴賦注霍濩盛兒猶於鑠之
意也賜盡也說文賜予也無盡意盡蓋費之訛後漢書張衡傳
注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孟子行者必以贖皆予之之意也恣
代也說文恣縱也忒失常也失常卽縱恣之意則代乃忒之訛
挈特也特疑持之訛說文挈縣持也周禮挈壺氏亦嘗持壺也
有以相反爲訓者如訓苦爲快注言猶以臭爲香治爲亂徂爲
存是也而十三篇又訓苦爲熾按說文熾盛也周禮典婦功注
鄭司農苦讀爲鹽詩鹽傳鹽謂不堅固也鵠羽傳鹽不攻致
也典婦功苦與良對言不良也亦與熾相反也說文苦訓大苦
今之甘草也今文苦爲芾芾地黃亦味甘是苦之義皆取相反

也又方言云苦開也苦之訓開者典婦功先鄭讀同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之戶注戶止也亦與開爲相反也牟愛也按呂覽謹聽篇注牟猶大也淮南時則篇注牟多也愛讀爲優與夔說文優仿佛也夔蔽不見也爾雅釋言夔隱也亦與大相反也篇首云西甌毒屋黃石野之閒西甌對東甌言黃石閒漢濟北穀城閒也惟毒屋未聞考古文屋作齋與齧形近意者毒鹿聲訛屋臺形訛其鹿臺之謂歟蒙二十年前里居憇爲小學中閒奔走在外遂廢學偶讀書亦乙部居多旣遭兵燹所滅書四十餘柙無存者客授績溪北山中窮谷四塞無書可假藉今年春胡君曉庭以所讓方言補注問序於蒙時寇氛孔棘訛言日數驚蒙以从孥故尤怔惶不暇讀其書卽還之十月十日寇飽欲死乃徐徐度羊棧嶺歸其巢地方戒嚴余亦以小病倚几檢故

紙得曉庭春日札乃瞿然疾無从得曉庭書亦無從得戴氏王氏書遂拉雜綴數條以復曉庭未知於其書何如也時咸豐六年太歲游兆執徐十月望日

南北史補志表後序

往者道光戊申己酉開江夏童石塘濼太守權離政延儀徵劉

孟瞻文淇年丈暨楊君季子亮吳君熙載廷鳳王君句生翼鳳

注南北史設局邗城福因菴余以家累不克作遠遊乃分任補兩史志表而屬草於里門家匙藏書不能如諸君借閱文匯閣也期塵期月賴兩女子子在室助余檢討摛拾排比牘用有成爲志三十卷表一卷而就正於桐城姚石甫堂廉使涇包慎伯丈世臣吳陳君碩甫與陳君爲勘天文五行地理禮儀樂律輿服無所匡正去五行志所引開元占經數事而已廉使貴謹嚴

曰史自有法度稗史野言皆古人所不取不宜穢本書故所勘

職官食貨刑法氏族釋老藝文六志世系大事封爵百官四表

多所刊落且欲刪氏族入地理仿樂史刪釋老入五行附心之

下而於唐以來書多芟柞如刑法之唐律疏議氏族之林寶鄧

指月雲笈七籤及法華九祖達摩五葉葛洪貞白道陵謙之之

兩派藝文之趙洪及近人邢氏訪碑錄關中山東河南諸金石

志及太原房山諸經幢經洞北魏北齊諸造象太包文意主博

平廣記所載之足補金石者故今志藝文無金石

綜謂隋唐志所載書已不傳凡文字幸存於今者皆宜網羅補

綴俾後人有以參考不宜拘成例也謂唐宋人說部詞章碑版

理末載河渠宜采兩唐書志凡溝洫陂池皆附入之并時江右

欲取洛陽伽藍記建康實錄諸寺刹注於下今皆未能時江右

陳君伯游方海亦客金陵謂此志有三難存者患繁複患牴牾

無者患闕略衷請史法不如廉使良今天文五行樂律失之元

略是

遂酌從廉使言草藹既具童公卽世此本存兩江節署東

南兵燹不知所終同治壬申兩淮運使定遠方公購得此稿劉君恭甫壽曾孟瞻年丈賢孫也證爲拙稿方公將刊以輔延壽書因介恭甫詢其顛末余備書畢生數更府主流離轉徙百無一存驚聞此編如獲亡子深感都轉古人之誼劉君作成之美以謂此書幸出又幸而遇賢者將刊行之它日諸君所注次第出又得好古如都轉者續刊之則延津劍合非斯文之大幸與因條其原委復於都轉左右至於書之繁簡失倫翦裁無法則閱者幸諒其蠲疎之學與夫褊淺之衷不欲違李書家法恐其狐裘豹褭轉成烏不烏鵲不鵲之譏也

史準發凡序

亡是公與烏有先生旣辨上林之事相與遊於亡何有之鄉亡是公曰孔子何人也曰古聖人也孔子修春秋信乎曰然春秋

何以爲經也曰春秋據事直書無所段借故亂臣賊子之跡昭若發矇垂教範世非經而何哉曰吾聞孔子雖修春秋其實作也晉乘楚檮杌魯春秋一也孔子取而褒貶之進退之故榮於華衮肅於斧鉞惟孔子亦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焉其言信乎曰然曰然則春秋不如司空城旦書何以經爲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言何謂也曰嘗學斷獄於理矣正曰吾用周禮監曰吾用秦法平曰吾用漢律而理皆曰不可夫三官所引非不當也然欲易兩造之爰書而以己意參之乘與檮杌春秋三官之言爾孔子修之則理所據兩造之詞也使理改其五辭易以老史之法喜者出焉怒者入焉好者輕焉惡者重焉鍛焉鍊焉周焉內焉曾參可以殺人不疑可以盜嫂西門豹之投巫擅殺人也宓子賤之鳴琴不治事也麋裘之歌不諧輿情也華士少正

卯之誅去異己也方且曰吾於獄無遁情其誰信之又使理不奉朝廷之意非祖宗法而私立一格以眠天下曰若是吾罪之若是吾祖之本髡也而易以鬼薪本一歲刑也以爲三歲刑本輸尙方左校也而徒邊曰爾之臯誠不若是天子之法亦不若是而吾所立之格則若是可乎曰是皆不可則然矣然則何以云春秋天子之事哉是非孔子以天自處筆則筆削則削而制之乎曰天子者周先王也孔子奉先王之道而修之盡去晉楚諸史各私其國之言而以百二十國之書參互考訂筆而書之去其回護書名書爵書人書日皆由本文而是非自見不必如二傳之私立一格也烏有先生無以對而吾友王君少卿適纂史準發凡問序於予故書請少卿爲決之

讀史兵略序

代

通鑑者司馬文正公憂世之作也公以爲勛業之及人者在一時而立言之教在百世因取列史之足勸懲者與一時碩學劭識之士編爲後世法蓋欲使彰往以察來聞一以知二由其道則可以長治久安而人事可以無悔也 國家累葉承熙仁洽寰宇休養孳息而人滿之患起其始涓涓其後滔滔蓋浸淫及於各直省賴

天子英武指示機宜 命將出師辟以止辟余以不才適承乏兩楚與巡撫益陽胡公若驂之靳每同承 指授則戰慄悚懼恐或隕越爲人臣羞戎幕偶暇必取通鑑互相解說謂吾黨材質驚下幸承 天威楚地苟完不可不借古人訓誡以相勉厲而今時之務戎政尤急因與績學好修之士刪取其資於忠貞而有方略者爲若干卷寘諸座右以時循省又念凡爲人臣孰

不當多識前言往行者上而樞密惟清惟實咨僉都弗弼亮
聖仁請詒以此書且頌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下而羣公百
執事密勿守職罔失典型然嘉謀嘉猷宜入告於內廷詒以
此書且告之曰先民是程大猷是經外而封疆幅員孔修尙思
患豫防無四郊多壘之羞詒以此書且期之曰方叔元老克壯
其猶秉旄持節任在專征驅其狐狸豺狼而封厥長鱣詒以此
書且歌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守土之臣以民爲兵仁而勿
酷勿入而後量勿簿書期會之自足詒以此書且勸之曰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於戲禍亂之生有天有人天降者吾無如何若
人謀則不可不慎也司馬公憂在百世而作通鑑余與中丞同
處艱難憂盛危明勿輦悅藻績之相承讀此書且互相警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胡文忠公撫鄂記序

古人之文明道德紀政事養性情而已無所謂集也言道德者原於周易孝經論語通天人之微本於事君事父質于日用飲食語默疾徐之節纖而鴻至易而終身不能盡至隱而實章雖有嚮又由之而弗能踰也言政事者其原出于尚書春秋三禮其致密也紀之以度數其廣博也放乎華裔其詳也自天官五行輿地禮樂財用兵刑靡不罔括其著而昭明也則經權常變摹畫之勢皆委曲而纂錄之由三五以來數之而可考也言性情者詩爲權輿同一山川草木鳥獸也興馬而寄其趣比焉而寓其勸與懲賦焉而直諒忠誠之旨明以達田疇委巷以至朝廷燕饗聘問之間所以弦歌而俾言者免於戾聞者足以興且戒者此也周之末百家爭鳴有放蕩闕衍之說若莊列富強名

法之說若管商申韓怨誹幽憂若屈原宋玉然尙本其見聞致用之實與其時勢屈信而非空言也自相如子雲始爲淫靡奇詭賦頌之屬以媚天子蓋本之詩騷而變者也東漢之季崔蔡之徒始以碑版銘贊媚顯達而文章之用卑矣至唐韓柳更衍爲贈序書說酬酢游媚之用而文之體亦益卑蓋斯之道德政事性情而無可寄其迹言文之膚廓無實者厥罪莫能追也明張文忠公太岳集乃萃其往復誥戒之語以示人而後人因能悉其籌邊察吏之政此道政事之沱潛也余哀胡文忠公之遺集凡公之它文率弗錄亦此意也使後之覽者知公當日經畫危盪轉貧弱而富強之政斯足矣

大清一統輿圖序

代

昔周公誕保成王迺作周官致太平而司徒職方咸掌天下之

圖以周知九服之利害漢時將相大臣若蕭何趙充國平當延年之徒皆以地圖治軍防邊行水唐賈耽李吉甫父子之著書籌邊亦以圖蓋輔翼承平寵定暴亂者皆宜先知阨塞之要也明人惟朱思本圖爲唐順之等所不及然世不多見至我

仁皇帝天縱聖神乃復晉裴氏所言繪圖之法故康熙中二圖上系天度豪髮合符

純皇帝嘗定西域回疆青海金川藏衛拓土三萬里命疇人挈儀器測斗極考月食審正黃道經緯度分以畫中外封域廣輪曲折之數

睿皇帝續修會典又益以內外喀爾喀蒙古百餘旗游牧及科布多唐努山烏梁海阿拉善額濟納諸部落於是宙合之內高山廣水之所盤紆而輸寫郡邑丘壠之所星羅而辰其此界彼

域之所瓜耶而離絕莫不可坐知其遠隰之孤直猗詘可不謂
盛歟是故東自靺鞨肅慎以南西南盡六詔二垂際海西梁瀾
滄苞邛峽青衣循党項吐谷渾之墟踰瓜沙渡居延梯合黎北
河高闕歷元魏六鎮以會於龍城之陽 山陵之所以奠 宸
極之所以尊風化之所以端貢賦之所以出東三省外爲省十
八條爲府縣畫爲井里此

列聖旁召賢俊塵宵旰櫛風雨以安定之者也芒芒禹績必思
崇儒術勤吏治以覆育之自唐三受降城以東南衛邊門東湊
松花江北緣大漠爲內蒙古六盟其外涉瀚海阻興安東濱黑
龍江西越阿爾泰山爲外蒙古車臣等四部屏翰之蔽所以寵
之甥舅之聯所以戚之衣服上駟之貢所以恤之此

列聖所以勤攻同申昏媾而撫字之者也無有遠邇悉供臂指

必思因其俗布其教以懷柔之自玉門陽關以西階天山躡星宿陟昆侖橋伊麗爲漢屯田車師烏孫之壤北爲鐵勒南爲于闐皮山蔥嶺又南爲吐蕃定爲將軍都統參贊諸大臣治所此列聖簡將率厲威武以纒鉏墾爲沃塹者也要荒蕃鎮詘膝款塞必思養之教之威之信之自是以來東爲朝鮮日本琉球北爲俄羅斯西爲霍罕布魯特南爲暹羅南掌廓爾喀緬甸越南諸屬國正朔所頒其球所會又其外則卜哈爾回回土爾其意大里亞及圖所未載之五印度瑞連英法荷美等重譯貢市之國皆

列聖不泄邇忘遠而綏來之者也管子有二云飛蓬在所不賓燕雀在所不顧惟籍之典屬委之舌人來者撫摩去者保護德足浹之約足羈之而已於鑠乎禮有之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今之謂矣召康公之頌成王也以謂土宇版
章誠孔厚矣然必繼以彌性申以孝德期以多吉士多吉人蓋
惟修身任賢乃足以康乂億兆讐慄水陸也故樹森之刊斯圖
既以昭

聖代車書大同之盛亦將以詒開濟之才俾其守邊治河使絕
域興水利者皆有所考也

楚漢諸侯疆域志序

古人著書主於記載時事昭示錯置得失之理其不免於疏略
者將使後人依類尋稽然有正求之不得則旁求之勞求之不
得則互參之且博證之反覆詳盡務使數千年以上政令之迹
如在今世此通儒之學也年丈劉孟瞻先生近世閱博而純粹
之儒也所著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則以項王所王九郡史漢

注無明文是正求之不得矣羽紀傳所記羽初起至於入關歸楚無從徵九郡之事故旁求之亦不得先生乃卽梁楚以求其疆班志以畫其域而九郡之界見更卽同時受封十八國以正其界互參博證而所解益明確而不誣先生之有功乙部豈在小司馬顏監下哉願先生所言於秦三十六郡凡得其六曰東薛泗水碭會稽潁川於陳嬰事得東陽於高祖紀六年得鄆郟此皆秦楚之際分置者注皆言故有以也蓋由是而羽所據九郡如睹司空之圖而昭然共曉余昔于役彭城偕府主歸值豐北河決不可行欲北傍運河又阻陸路坡阜不能達乃使從者視行李易小舸棹枯河中而自以輕車馳六日抵袁浦遲一月而書裝亦至其理殆於此方佛先生之子伯山余同年生也伯山不幸今已草宿其門子恭甫將爲先生刊是書問序於余遂

書此以歸之書引班志言趙地南至浮水浮水疑洹水之訛東平國下引太平元和二志按樂史言屬礪郡似隔秦東郡之濟陰不如吉甫言屬薛郡爲相近惜先生已往無從奉手請益矣

汪梅村先生集卷七

汪梅村先生集卷八

江甯汪士鐸

上海縣志序代

同治七年徵齋應公備兵蘇松太倉政清民和乃以暇延某君纂修上海縣志八年公陳臬江蘇而余適繼公任其明年書成又明年討論已畢遂付手民余例宜弁言其首局中呈其條目以相際余覽而善之且三復而歎曰志者史之流別也而上海今之巖邑也史志轉漕惟唐爲最詳三門集津柏崖之屬如畫米園隴西識者嘉之今河運難驟復而海運率取道黃浦則陶文毅海運圖說宜咨訪其程途而詳載之也班孟堅記西域自大宛烏孫康居諸大國外樓蘭鄯善以及西夜捐毒之小罔不志其至到戶口以詒典客今之上海漢之玉門陽關也

皇上推字小之仁撫摩而含育之其測海水而梯航者若而國
宜倣諸番志而悉載之也輪船之至率自南洋折而東以北歐
陽公志回鵲牙帳自天德城以北鬱督奧德健仍其土名記其
山川今自滬以達香港皆內地也能確陳其險要較陳倫炯但
明倫之圖加詳而指駁南洋針路之謬誤乎廣異聞表奇事史
所不廢也三國志記諸葛武侯連弩木牛流馬而裴氏注其尺
寸今泰西機器可謂奇技淫巧矣除輪車電氣外可以裨益民
用者常然之鼎八角之升蘇鶚馮贛侈言之亦宜圖記其機巧
使有祖沖之之倫得而益精其技也至德廣德之間兩收助順
之力粵匪之亂亦獲花旗指臂之益

聖恩隆渥爵祿浸厚猶古人微盧彭濮之不廢也謂宜第其勛
伐俾關葺雕題知有所觀感此亦志所宜詳也昔張汝霖紀澳

門備載其性情風俗以及方音今上海通商者非只西班牙誠
分別其風土器幣如史食貨貨殖日者諸傳則信而有徵非只
如志內地而誇其聲名文物云云也雖然諸君之爲此亦勤矣
其以余言爲河漢與抑有待於采訪與請復於應公以爲何如
也

同治上江兩縣志序

代梅侍郎

禮言三達德始於知而成於勇謂制事繇其識之明闡任事視
其力之勇怯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事必不能順而集
同治甲戌上元令莫君善徵江甯令甘君愚亭同謁予以合修
其縣志請予壯其勇也許之而畀以千金俾開局延賓客歲暮
書成莫君已牧通州甘君獨以序來請且言劊廁之費尙不足
予詰之曰兵燹旣久典籍無徵考成徂謝是果能罔八代之敝

佚使無遺乎 中興十餘年

聖君賢相勲業侔天地架瓊彌宙合三五六籍所未有也是果能紀載 光烈使爲萬古之 儀型而無舛鑿乎則對曰唯唯否否二邑之無志近者數十年遠者且踰百年非其令尹不若某等也彼皆志量鴻廓圖巨細之無闕滯需翔佯遂併其槩乎嘗有聞者而忘之以迄於今也夫志地成例條分件繫如塗塗附實爲通蔽晉乘楚檮杌是也茲略次以誼法俾後人知當時之宜其大者遠者靡不詮舉之其瑣細怪異淫放之前記與夫聖政名臣奏議之不顯於金陵者固在所略也若夫侈寺觀敘鬼神搜神宣室之所長也然儒者不之齒談士女慕宦達華陽汝南所不免也茲特謹焉鋪張名勝以備游覽祝穆曹學佺之能事參錯詩文又潛說友周應合之博綜茲皆芟柞以非圖經

之要領也其繁曠不逮寶慶而簡略亦不若朝邑武功其諸蝸
鳩之槍榆枋菌蛄之不慕靈椿而已予作而歎曰二君於此迺
不可及也夫天下之事敗於須而成於決失於嚮卷槍囊以待
其所謂該徧得於積卑合水各盡其識之至而不求時俗瓌瑋
諛詭之觀且夫君子之圖功不以譽而勸不以撓而沮不以暖
姝一人之謗而中輟非夫知之精而勇之至者孰能及此哉天
下之事須人者多矣二君其勉之獨一志也與哉

擬鄒氏水經注敘

昔嚴夫子有言州有九涉其八余生於幽朔趨庭海岱筮仕京
邸持節荆司輅車所阻利于舟楫遵塗沿沂穆然知水之爲德
大矣自天一攸生氣化盤薄鴻流浩淼九土襄陵元圭旣錫遂
慶滌源之治由是南江北河顯判地紀涇渭汾洛經絡貫串神

禹之功卓然與天地並焉惜乎夷堅所志半侈奇詭孟堅作記頗采三代之佚文掇百川之墜緒惟載筆有體略而未詳范陳二家又缺斯製沈蕭之作辭旨闕如司馬彪闕駟雖補其漏而脈川尋源又非所長良以西自秦隴東迄海隅南極江浙北荒朔漠非由目驗莫能得脈絡所纏也余家易水篤好水經中間涉滹沱歷衡漳東並大河出於滹沱既乃過清泚亂淇衛爰止桑乾周覽京邑遂並汾澮渡孟津跨伊洛巡行淮蔡汝潁之交又以六鎮改州跋涉隴坂自渭汭西至河外傍新秦中以北陰山川東至於饒樂取水所滙靡不參究凡夫舊城故瀆國家之所沿革殘碑斷碣昔賢之所遺望以及陂澤之津溉邱壠之崇墜故老之傳聞鬼神之情狀尋其支節因而增之惟江漢淮漳限於正朔不能登响樓上會稽攀秦望探禹穴然亦采拾舊文

加以甄錄旁稽圖史使其有徵若川流變遷小有矛盾知我罪我則以得之耳聞不能指實也昔賢水經僅舉郡縣之目今爲條次南北綴而注之夫中原沙壤川陸屢更今之所載已異於昔後賢覽者尙其諒之

聖廟禮樂圖記序 代胡宮保

古者聖人之以德治天下也先之以恒產繼之以禮樂蓋禮者德之矩八音者德之華而歌舞者盛德之言容所以化民邪僻之心而納之於中正和平也禮樂不能虛行故寓其盛於朝與祭而侯服之用則惟釋菜合聲爲之最同治初元相國官公念湖北瘡痍旣平吏治旣清民氣旣盈百昌告成思有以漸摩之以至於道也而亟商於余余維法令者治之具而禮樂者出治之原也乃使徐牧小泉董治聖廟禮樂之器逾時而成明年二

月上丁陳其簠簋尊彝潔其牲犧酒醴飾其琴瑟鐘磬束之以
降登頌印之儀詳之以奠獻詔侑之節而又登歌合樂以宣之
千戚羽籥以象之其日質明有司祝史齋戒將事庭燎有輝相
國與余虔恪行禮三獻六佾進退恭肅闔翟輿隸莫不祇敬和
氣昭嘏如聞金絲環頌宮而觀者罔不盛服而無惰容大禮既
成上下敏給軍民悅懌以謂海內多故而茲土獨能皮弁雅歌
熙然復見治平之盛雖先王明備之隆亦何以加於茲哉嗟夫
禮樂之廢久矣今所行者瞽宗之祭爾其儀文又僅容臺之度
習舞習吹之末未及內外交修之誠也行之於春秋二仲未及
斯須不去之守也異時有司循爲故事未能及今茲之忠且敬
則雖日取古人禮樂行之幾何而不爲虛器也哉然而其器與
數則先王之遺也金有時而蝕石有時而泐竹木匏革羽旄之

屬尤不能久而卽敝敝則雖有其義而無其物卽有大賢在上亦無以爲敦教化厚風俗之具矣故使徐君條理爲書俾後之道民以德者卽禮思義聞樂知德由一節而達之寇昏吉凶車服器用而禮不可勝用矣由聲音而達之鄭衛之放直溫寬粟之教而樂不可勝用矣行之旣久矢之以誠而不能復先王一道同風之治者吾不信也

江甯普育堂志序 代涂中丞

昔先王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鄭君一之謂窮爲矜寡孤獨而月令中春亦曰賜貧窮然聖人憂民深而其政下逮庶人之可考者不多見好古者病之我

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五月設京師普濟育嬰二堂特詔各直省倣而行之十一年總督趙公始創行於江甯南城外之佟園

爲屋百八十四楹分以四堂曰老民老婦殘廢育嬰規制宏密自是厥後海內殷阜富商義民之好仁者增立清節堂以卹瘞就回光寺以養老設崇義堂以課文分義學堂以訓蒙他郡倣之惠澤旁布百二十年民不知困咸豐三年春粵匪之亂公私掃地同治元年浙撫湘鄉曾伯駐師金陵其明年於行營立撫卹局博拊難民又明年六月粵匪蕩平節相曾侯填撫南服又設撫卹局於城內以鳩難婦南城在江西會館北城在北門橋凡數千人四年正月兩局截止瘡痍遺黎俛俛無告余以不才適權府篆檄桐城甘君紹盤親往察訪得之於聚寶門外三里西街之西曰壩灣橋北抵城濠南至養虹橋之大道旁有義冢地勢卑下屋宇已燼斷碑遺礎略可辨識拓碑繪圖歸以畀余余知舊制不可復爰就城內秦淮南岸之崇義堂修葺之爲門堂四楹廳事三楹

西一楹爲倉廩司事室一楹庖湍僦從室五楹其餘十五楹以處老婦併寘道南李光祖空房以處老民殘廢四年夏月遂購李氏屋西民基爲門堂五楹門房口楹廳事五楹司事室五楹倉廩庖湍僦從室五楹其餘三十二楹以育嬰孩由是舊章粗具又增修清節堂爲門堂二楹廳事一楹司事室二楹學塾七楹倉廩庖湍僦從室七楹其餘三十七楹以處孀婦之少而守志者設四義學以教孤兒總其事於育嬰堂額曰普育立恒產以繼之選廉正以理之刊規約以久之蓋體節相宣廣皇仁撫綏災黎之意也謹疏其梗槩曰原起曰基址曰田產曰義捐曰章程曰報銷曰職名曰碑記其類有八以貽後賢

芻論敘 代胡宮保

天下有任事之人有議事之人同術而不相語能議事者奮其

私臆快其憤鬱馳騁連狝其辭說以眩人之聽聞此非躬親其
役審其委曲甘苦之不盡如志也是故法立而弊生弊與法緣
也窮則變變則通者待其人而後行也然且利不十者不之變
知法之當變而不知吾才之不足以變法朝立而弊夕生甚則
過於本法則不如勿變宜知法之當變知吾才之足以變而不
知時會之不能驟變則弊更有不可勝言者今天下之患在人
滿而吏惰人滿故貧吏惰故玩水火災疫天概滿也天不概而
人不能自概又從而眎以侈泰以蕩其心銜以子女玉帛以厲
其欲民安其鄉不足自存活是故强者肆桀鶩弱者習狡詐盜
賊滋蔓訟獄如荼爲吏者狃於恬熙方以公牘爲爲政粉飾蒙
蔽千夫一狀故禍變釀爲此極而非法令之不善也是故君子
於此明以燭之剖幾析微炳日月焉威以涖之整戎飭法肅雷

寔焉勤以稽之知文移之虛僞也信以必之知趨向之猶疑也
益之損之使人習之故能仁畜而義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甘龍曰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是故不慮法之就做而恃
吾有以揅傲譬之善爲器者不易規矩斧削而器精是曰器師
有人於此以規之而未圓萬之而未匡斧之欲其斯也而或屬
削之欲其澤也而或鹿則未知工之拙者未董未戒與器之刻
者未淬未厲與乃取一切而更張之而昔之不圓者今日且楸矣
昔之不方者今日且縱矣昔之或屬或鹿者今日且鑿枘不入侈矣
自任矣鄉使王爾工輪如此毋亦慎遴其徒黨灌梓其芒刃省
試其良鹽而已與工倕比巧哉是故有歐冶而後可以議利鈍
彼其於劍也繫橐裝炭親其火齊視鍛錫而察青黃是乃其所
以千萬庸工而無算者也夫庸工也者掇拾故紙張法脣脗而

談堅白若遂可以剗盤盂斷犀象也若歐之相劍則有不敢縱言者矣侍講宦清近見聞天下事甚夥其爲是言果可措之行事與抑有激與吾不得而知然值東南用兵之久河漕兵鹽之變革機有可乘余故梓其遺文以待任事之君子慎擇焉

鴻雪因緣圖記序

代

夫江淮禹穴太史公之壯遊金馬碧雞王大夫之使節刺史柳州諸記山水方滋緇流佛國一編煙雲過眼雖歷向禽之五嶽涉夫子之八州情隨境遷風流雲散從未有綜厥前踪被之圖繪若今河帥見亭先生者也先生三韓貴胄七葉名卿讀賜書於綺年宣壯猷於蚤歲爰於退食之暇俾寫留爪之緣記言數千爲圖八十丹青則江山生色金碧則樓閣交輝固已擅董巨之長竭趙李之藝矣然而貢陳益地僅分白阜之能殿繪嘉陵

特屬黃圖之玩雖資雅鑒無與昔遊又或生涯橐筆身世勞薪
跡類書傭事吏府主雖輪蹄之徧歷實筆墨之牢騷卽或相如
持節博望乘槎旣目染而耳濡復高軒而駟馬然或梁孫關沫
西窮大夏之居鬻戶龍人南極反景之國深菁蔽地白葦刺天
當其流連輒殷棖觸甚或一囊琴劍萬里關河瞻太行之白雲
吟隴頭之明月當歸之藥徒寄藁砧之詠無期觸景生懷無情
有恨山川雖麗風雨與思四者並難干襪同慨先生庭趨東郡
養侍南陔聞詩三輔之間走馬兩浙之域時則湖探明聖樓號
翰光想鐵弩之雄風尋梅梁之故實孫興公作賦之地謝靈運
著屐之山風日清和吟嘯諧鬯此則先生未冠以前之緣也旣
而文光東壁戰捷南宮終童上書之年蘇頲對經之日身依薇
省職效花磚以西清之神仙作東方之夫壻金蓮許撤畫舫徐

行盞合四明車迎百兩踏六橋之煙月讀天一之圖書逮夫供
職米天歸省泰岳孔林展禮明湖尋詩養雲浴日之奇漢碣秦
碑之勝攀筆不厭嘯歌矢懷若乃觀仙蝶於太常頒珍鹿於史
館占清班於天上留逸事於人間此則先生三十以前之緣也
且夫黃鍾大呂非扣無以發其聲赤堊干將非割無以知其利
先生一麾出守五馬專城訪文簡修禊之橋拜忠宣投命之墓
探二水三山之名勝搜六朝五季之遺聞秋風白塔之煙夜月
翠微之址俯仰今昔感慨係之旣迺徐摛作郡任昉之官拔薤
除奸種棠勿伐鳴琴播治人誦神君奉輿行春民歌壽母其間
黃山白嶽昉溪硤泉帆溯桃源轅攀練浦凡縈青而縑白供抽
秘而騁妍觀象汝陰觀察忠武隨會蒞官而盜靖賈讓治河而
波恬赤白之丸不探竹箭之流允翁弔吹臺之名彥懷百泉之

隱君太室伊闕之瑰奇梁苑風陵之勝槩金勒所至班管輅圖
此又先生四十以前之緣也嗣是陳臬旬宣建牙開閣蠻花四
照湘蘭載紉圖所闕如心焉企及駕藻以中春令序塗出清江
親挹芝芬細瞻藻繪竊卜先生以九能之才無四難之累此後
星明台鼎功奠河淮贊化斗樞調元綸閣飛遑鴻陸流惠愛於
袞衣畫人麒麟紀功名於樂石則此冊也誠不過風雅之編年
雪泥之陳迹也已

顧子巽文集敘

甚矣天之窮予也凡世之赫烜顯達者棄余爲不祥微而窮諸
士亦其牢騷憾軻幽憂之子乃相依若形於影同里則顧君子
巽楊君雅俞其最也子巽長余十一歲雅俞亦長九歲三人者
性矜潔少所與相同雅俞晚多病獨子巽昕夕過從於茶肆中

或南登雨花臺西至台城清涼四望諸山寒煙衰草鳥趾狡造
藉地而坐仰天四顧蒼茫太息蓋君之窮與余等而不苟合於
時爲俗誹笑亦與余等故相得尤無齟齬云君內行淳摯善處
兄弟妻子間其爲文思深而閎爽典而不靡精而賅著而密沛
乎其若淵泉之出而無極也使與國初諸老宿分席角技或
已啜其羹截而投其骨矣然不試則已試輒冠吾曹應鄉試同
考官皆激賞傳觀爲其弟子者率掇科第去而君竟以明經終
豈衡文者皆闕汝而主試皆明決辨黑白與豈承學之輩皆敏
而君偏拙與噫天窮之也余與君交雖契而通帛信不通賀咸
豐癸丑正月三日君忽衣冠別予言且遠徙去予以謂君之過
慎也自後遂不得君問或傳君轉徙江南北無黔突乃不與寇
遇余與雅俞易服行遞而雅俞旋卽世予自秣陵關南抵徽谷

西遊鄂渚又將西入秦中乃聞君亦卽世嗚乎天旣窮余之身
矣假使慙遺一老友俾話流離困厄之苦於殊鄉而世猶將悲
之乃使余窮獨無所控抑何酷與君卒之明年長君曉颿收拾
君詩文得若干首刊以存之則君視余與雅命爲大幸所謂君
子有孝子也君氏顧諱遜之江蘇江甯縣廩貢生丈夫子三人
長卽曉颿名大昕廩生次大成附生次大文監生君之卒也得
年七十諸子葬之河南開封之■鄉桑曰割者宜刃蓄者必
振策之而馬則不進誦君文者若爲信

黔詩紀略序

世與世相嬗而無盡人與人相待若有盡而亦無盡黔之爲省
夜郎句町之前其世不可考後此爲牂柯與古又後此爲牂夷
盤費思夷諸州又後此爲羅施鬼大萬谷落又後此爲府州縣

如內地此世之相積也然必有網羅放失者爲之記纂其山川物產之瑰麗人士風謠之謳思喁于而後前人之心思始賴以不朽使數十百年間曾無一爲之經紀者則前哲嘔心劘肝之所寄亦煙滅於箐林蠻荒之墟不重可爲太息哉莫君子偲故上元人自明世從征都勻遂爲都勻人旣又遷於遵義暇則蒐輯黔中詩人自明迄今凡若干卷其詳見君自序中會唐鄂生觀察自蜀寄金來趨刊君深惜其遺佚之過半也將已之余力勸其先梓有明一代之詩謂所遺者或可訪而得也梓未竟君遽歸道山介弟善徵刺史暨哲嗣仲武明府卒君之志謂余不可無詞余維黔地處西南維萬山之中葢葢糾結其水北入江南下交廣東走洞庭之野谿崗盤道唐蒙已來迺置苴蘭毋斂等縣元至元中置亦奚不蒞于矢乖西烏撒烏蒙諸宣慰安撫

語雜戎方莫能詳究其所謂永樂十一年始建官設學比諸夏則黔詩之斷自有明也宜尹道真北學於許君其邑里必有能以文學自見者顧綿二千年無以藝鳴者雖承學之士匙毋亦蒐輯而表章之者無其人與然山川之氣苑之久者發之愈光盤洪荒於明初而人才後先繼軌者已踵相及今茲以後日晶月華其炳蔚必更甚於昔子德旣集之於前安所見延江以南脈水以東不更有集昭代人詩以補君所佚失者哉惟君書體例仿遺山蒙叟竹垞之遺得孟子知人尙友之旨此則君所望於後賢者非徒以其詩之傳於無窮也

金陵詩徵序

朱文公作言行錄呂成公作文鑑而宋代中原之文獻裒狀具存厥功偉矣朕皆不及詩選詩而詳其仕履若元遺山錢牧齋

朱竹垞王述庵諸先生人爲小傳善矣又皆鳩合天下才士而非止一郡至網羅桑梓前民之言上溯秦漢下逮於朋舊并陳其人之生平則吾友朱君述之之詩徵爲用力勤而計功最述之卒於官哲嗣桂模謹護其稿於兵燹顛沛中今復繕爲清本

■十■卷而問序於予予謂金陵不以文著桐城派興始有管梅兩君而他罕以古文見狀文以闡道釋惑記事記言記人者爲上攷經史議政事模山水辨堅白者次之若夫贈序壽言迺其貢諛媚以希恩寵之實證必當去之惟夫人之善言篤行足以樹風聲而振頑懦宜詳載以爲後進之圭闡故述之略古文而蒐詩兼注其言行以備尙友者之取法此采掇之微旨與抑予別有議焉有明嘉靖以後吾郡主壇坫者二顧而卓見之儒猷取英王狀則名家詩已有集行天地閒與詩選詩綜詩傳所

已錄者甄消之而拾其遺珠惟一二幽憂伊鬱之士外擯於有司內不得志於戚里甚或受侮市井其根觸聞見語默皆不可遂取徑曲而屬詞稟搖采色穠至而意味苦於六義爲風若比斯文所不能載而詩足以達之尤非疏其身世遭遇不能箋其寄慨之旨矣君與予同受知於歸安姚文僖公齒相次者好相等而君有良子繼其志俾無失墜異時賢大夫修墓志乘得君此書於文苑庶備杞宋之徵予困窮且無後猶有吟嘯未審後世有續君之業者否也因黯然識之時光緒五年門五日
開有益齋讀書志序

龔與新化鄒亦績漢勳館魏默深所同病書之繁複及小說家言鄒時常談音學旁及字母余熹輿地嘗取所段魏君書而各摘錄其所著其冬未績偕余歸金陵爲魏刊所著海國圖志也

有三三少年來訪鄒君蓋其同鄉王夫之先生後裔也載書兩
大舫並夫之遺書云湘中寇警故來江東謂余曰比得鄉人書
傳寇志在金陵恐此方亦非福地也遲三日往訪之則已揚帆
去因與未續步同行感不能正履益以書不忍舍爲病夫古人書
不多又竹簡故老屋壞牆可藏皮今書紙印何從秘之惟提要
爲最佳爾賊氛急鄒匆匆別去余竟爲書累陷賊中雖尋行遁
而一字不能攜益思書之必有所擇如採山者取其玉餘雖杞梓
亦不顧汎海者期得鬪珠其他蜃羸葭葦何足網羅哉光緒六
年朱君桂模以其尊甫述之書索序於余讀劉君恭甫敘知寓
目錄於跋尾蓋與余所云摘錄者名異而實同因念道光中
無冬夏日與述之晤於文廟書攤及石渠閣諸處彼時殊不
念亂若有先知必相約爲學人關此精微法門則余與君書雖

亡其糟粕而精華固不泯也余與述之同爲歸安姚文僖所識
拔居又相近者好相同故交爲契合焉

江浦備徵錄序

常人無不好而實無所好惟瑰奇卓犖之士乃有深好以寄其
心之所適嵇之琴阮之酒其尤著者也文士之於著述
也亦然當其好之所存雖貧困險夷生死之際苟境得稍紓而
好之不恤追所好旣成而世卽以是名之惟好之未堅則又有
可好者奪之且或作輟於其閒斯其所成就亦有限獨山莫善
徵使君言書之傳不傳視作者精力之所及誠篤論也同郡侯
君杏樓篤敬士也以所纂江浦備徵錄畀余其周也若璧之園
其斷制若琮之方隆綑有節若杼上之圭旁推交通若射出之
璋舉其邑山川田賦人物宮室蒐輯無遺條以目括之以綱雖

細若璣珠而悉貫之若珩璜非朝邑武功所能陵跨也聞君事此者且十年廢人事屏嗜欲從田父野老相諮詢上下荒隴破塚猩狐榛莽之區皆君耳目脛腓之所周至爲之專如此爲之久且勤又如此宜其書之超羣倫而與古作者爭席也方今賢卿大夫甫議志乘綴學之士咸懷鉛槧以待命子謂江浦一邑卽舉君所成書以報郡非其事之至順而至捷者乎故題其首以諭世之選事者光緒六年倉龍庚辰五月

金陵通紀序

孟子言王豹綿駒之變俗記亦言紫綳之尙由於人豈不信然不誣乎李唐以來憑弔往昔僮侗曰六朝詞章人語爾夫吳自武烈開基忠勤威略赫赫於宇內崇文召賢鼎立蜀魏歷世六七風尙未有牀第之失晉之東謝安始以風流扇俗忘其端揆

具瞻之尊當赫功之慘而伎女絲竹不改其素歐陽公所謂知
勇困於所溺安之謂矣其下化之子夜讀曲矢詞尤猥褻由是
言俗之不良者指目六朝而以秦淮爲桑濮數千年來人士委
靡若廢疾之不能振非安有以作之俑哉吾友陳君雨生以所
纂金陵通紀眎吾吾聞之羿之射有的秋之奕也有道輸之削
必有定矩曠之操七絃也必有旋宮之調陳君之纂此書非漫
然無所指明矣其書上述遠古下迄殘明甄列史之關乎金陵
者備列之不浮譽不隱惡固卓然良史之盛軌矣且於謝傅事
不多摭拾獨詳載郡中豐歉憂樂之繇寇亂時諸軍屯戍之地
措置先後得失之機後世可奉爲鑒戒最後乃以錢謙益阮大
鍼收其禍末亦可以見古昔是非之有定矣夫寇盜侵軼三代
盛時所不免水土柔脆非能用武士果勵節槩崇禮法屏浮蕩

勤研乎史籍而以謝安錢阮之行爲大恥吳志所書士衡所論
不難復覩也此則陳君是書之大旨歟光緒六年五月望日

廬陵黃氏族譜序代

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有權衡焉明義以別之而已故內自九
族外逮卿大夫士莫不爲之辨其親疎序其尊卑差其等殺俾
之恩足以相給而禮不可得而踰誼足以相聯而情不可得而
慢自遠祖以至雲初罔弗若網在綱秩如也藹如也詩曰本支
百世此之謂也此義明然後天下猶一國一國猶一邑一邑猶
一鄉一家其分數明故其設施易也其初因生賜姓其旣衍姓
爲氏其後分氏以望小史之職曰奠繫世辨昭穆杜子春以爲
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杜征南因之爲公子世族譜以謂禮不
下庶人士以上宜愜宗合族顧可數典而忘耶黃氏之望出於

江夏吉安其分派也其先國琛公以布衣值五季之亂倡義保鄉里故人皆義之號其鄉曰義城自是厥後蟬聯蕃衍仕於朝者趾相錯至今莘農中丞贊湯而益大中丞以詞館前輩受三朝特達之知敷歷中外至於炎徼請告養痾之暇因輯其族之故牒而修之臚分焉縷析焉斯古人王肅家傳陸煦家史之遺可不謂之率義以行與抑吾又有進焉史紀帝堯辯章百姓鄭君謂百姓爲羣臣之父兄子弟然則義廣德也行而宜之之謂也觀鄒禮部之序則無非族通譜之誣觀中丞自序知社邊五村之外不濫及非義之斷制而譜牒之學所宜奉爲圭臬歟由是推之有列於朝有籍於鬻官有文以從事鉛槧有行誼可於以親親長長敦宗合族上佐

傳贊之備放新唐書之簡質精當彰輝灼如也圖記之列放秦地圖之向背透迤遐邇瞭如也禮俗之志放顏監注之秉要執本纖鴻章如也於戲可謂詳矣其譜成於道光八年距今已及世李君復取三十年事裒而增之余甚嘉其用心以謂李氏之譜非徒與繫世辨昭穆而已也蓋家乘也自庭堅至徵幾何世自徵至耳幾何世自耳至戰國秦漢魏晉隋唐以迄適之幾何世自適之至右將軍又幾何世其閒虎豹炳蔚出而煊赫於一時抱虛襟璞處山林以終老而不自在其道以干世者譜既載而表張之矣此三十年之賢喆穎出者景其先烈者也今□□又取近三十年者爲之張皇幽渺將使後之才俊又景行於今以至於無窮其在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使爲人後嗣者皆大懼墮其家聲則李氏必代有聞人非斯譜之功也哉

江甯元山李氏譜序

林氏姓纂謂高陽之後是生咎繇宣明五刑因氏曰理後有理徵其裔利貞避難而食木子故改氏李伯陽其裔也陸氏廣韻謂有十二望證之唐書表則頓邱襄城梓潼范陽廣漢梁國南陽七望無傳其分支大約曰趙郡曰隴西趙郡六房江夏一望在焉而中山一望亦增見隴西出於興聖凡四房曰武陽疑卽頓邱也曰姑臧燉煌丹陽而宗室四十一房之中渤海一望見焉然大氏皆居江淮以北居江東者惟丹陽一望出於晉東莞太守雍長子曰倫五世孫文度爲時閭人其支之居京兆山北者皆相太宗昭德相武后功名爛然爲海內冠冕江甯元山李氏籍本溧陽前明遷居江甯溧陽國初仍隸江甯其爲丹陽之裔無疑嘗慨譜牒之學北宋猶重樂史撰寰宇記廣誌望族其

徵也金元南牧衣冠遂喪私家世系毀於兵燹潰散之餘莫或收拾天下大定其返鄉里者又築室開墾拮据昕夕族親再晤涕泣敘身世慶更生掃塵坳羅酒漿交相慰藉世系之事幸其非急務而不講也奕世而後子孫之質者安耕鑿勤賦稅爲國良民其文者稽考圖史列膠庠爲四民先始慨然於忘祖之譏而已文獻無徵莫能臆決是可歎也元山李氏其始遷祖曰福四公自後居元山者三百年聚族十五世可謂久矣其十世孫曰芳遠公於雍正開始創譜事閱三十餘年用中公續修之又三十餘年金燦公再續之昭穆先後賴以不墜功甚偉焉迄今又三四十年使無承其緒者將不惟芳遠公以來之派遂湮抑爲人子孫而坐視祖宗數傳之業一旦銷滅無有亦所不忍也今司祠者玉田雙南二君憂之爰考支派敘宗系列其生卒辨

其居業類其男女記其妃偶子姓昆弟不失倫次所以卒前人
之志重繼嗣之統旁行斜上若網在綱甚盛事也玉田又以宗
祠舊有祭田以供祀事迨屢經水患禾麥漂沒春秋之祭幾不
舉遂爲鈎稽冊籍籌畫出入倡議勸捐租稻以補其闕族人欣
然從之祠祀賴以不廢然則玉田之功於元山李氏其亦可以
不祧矣故於其譜之成也樂爲敘之

張澈泉六十雙壽序

旃蒙大荒洛之歲張君容園尊人澈泉先生暨德配李太孺人
六十雙慶之辰某等切同岑之懷殷升堂之拜而湛湛江水各
限一方團團明月竟隔千里如陵之祝阻蒼波而莫聞飛霞之
觴望碧雲而孰舉於是縷述昔聞讚演懿行進御君子用侑芳
尊澈泉先生躔緯占天弧矢受姓承明德於二十五子專相業

者一十七人方其少也岐嶷表德孺素承先成都四壁竟同司
馬之家好時百金未留陸賈之劍紀曾子之狀捉衿絕纓傳原
氏之衣樛冠繼履先生篤念祖澤式拓新圖以爲陸獸水魚范
大夫之故智沛菽夏漆太史公之秘傳必巨金小幣之充盈始
么貝大泉之飛復乃十柯九匠未燒中壘之金三貪五廉詎黜
蘭臺之筆遂爾鏤心克已糊頤千人與李太孺人黽勉有無敦
崇樸素蓋太孺人教懷芼魚德勗弋雁慕伯鸞之高行椎髻而
前仰袁隗之清操紈綺不御冀缺田閒之饑表敬于日中樂羊
室內之機罔倦于午夜彤管有煒清芬載揚然而儉于家者刻
于人其兄肥者其弟瘦脊鳴原上傷於太叔之弓荆華亭前悴
于阿奴之火載稽細素爰積塵氛先生慈愛而恭寬裕以誨許
武愛晏欲其成名魯恭憐丕令其先舉令弟仲鳴先生蜚聲儒

林食餼膠序摛藻有子雲之麗律身無申棠之欲先生之教也
既而霜凋棣鄂姜被先寒春過池波謝庭無夢先生後以己資
嫁其女獻樽被彩齊子尾之贈簪陽都錫封張彭祖之受爵方
之往哲遠邁塵躅令嗣容園傳禮五氏受易九師原本經生博
綜金石少師碑版之字孔甲盤盂之書籀文斯篆搜羅于斷殘
漢寢唐陵攷證其真贗先生顧而樂之謂夫萬石之榮不及一
經之教誠所謂陵蹠前修景行來軫者矣某等誼本通家文慙
述德惟是頌魯僖公之壽兼及令妻慕上虞令之仙並及湘媪
云爾

不朽說壽湘鄉相國

古之所傳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而又重之以立言言之
溫潤詳懇足以啟沃謨弼而贊一人巍栗之化顯之爲軍國經

畫之要慎封圻固邦交內以垂爲訓典外覃及於鯨法鯁潛之
域彰吾字小之仁使皆晉晉東望以仰戴中國之威且信卽其
淺而易者忠實洄瀆備見一時人材之盛與所以驅策抑揚之
方略緩急張弛之異用小之則記贊書序亦可以考朋哉合離
之美而不欺蓋言之有裨於世者如是昔衛之武公資寬綽之
德有敬慎之譽其功著於修車馬弓矢戒戎作邊蠻方而使四
方訓而四國順下至朋友庶民臨事晏居之節靡不究其儀度
而躬踐之可謂備矣乃其國人頌之者則謂其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淇澳之詩是也大學之篇釋之以爲道學自修若謂公之
德與功非文學以紀之何以史不失書如是哉今湘鄉侯相之
在江南也德澤洽於十餘行省功紀惇史固已山海之陬以及
殊方異俗莫不親之若慈父畏之若嚴師而頌之以弗諉已然

南邦士庶則皆願副墨雜誦於公之文公則謙抑固閉秘不示人以端倪士鐸邦之小民也向固歎公之功德於無量尤願公出其文章壽諸貞木而使萬民承之是亦武公之九十有五而猶賓筵抑戒之有作也同治九年公嶽降之期周甲故敢進其不朽之說以爲壽

程尙齋都轉六十雙壽序

代

麥邱張老之祝頌俶始於春秋爲壽所權輿也特今世侈陳崇第祿之烜赫以耀流俗而君子始薄其言以爲視我過淺若差其協於義而翕合於其人者則賢者必樂於聞而言者始得盡其意蓋自孔子罕言壽言壽則狀其體曰山程其德曰仁而括其心性之修則曰靜粵彼五嶽四鎮以外伯益所紀大禹所主名名山以百數無不爲草木禽獸寶藏所鍾毓書契以來咸安

其所而不遷非壽者相與其它言壽者莫若老子而亦要以守
靜之篤則靜固延齡益竿之基已顧老氏之詞必將黜聰明守
雌黑斯山林枯槁之所宜賢士大夫或有所不可學吾嘗爲之
通其郵曰吾儒指功修之靜者最顯於艮之象象程子之象傳
謂上先知止而寡欲乃能以靜而正民靜從知止來也大象所
云不出位亦謂山體靜其發育在原際而不及於江海雖至仁
亦若有所知止然老氏所謂嗇與不勤特爲紛擾傷生者戒非
欲人廢公事而不省錄也夫心猶火也氣猶風也風動則火熾
氣動則心亂心亂則所酬酢鮮克當而益損其氣惟靜則煦然
如春灼然而旁燭沖和之氣積於內故能勝外物以復命而長
生是孔老所言壽皆必由知止而定靜以致其功然後本心淡
泊而自得投以艱鉅而屹屹然不動加以重任而澤流邦圻其

政之安詳足以鞏根本靖民志其氣之縣縣常存者實已裕五
內而泰其身形茲豈一二尋常所能企亦非強爲分別之所能
知也尙齋先生有道真儒也嘗佐曾文正公戡定禍亂筦江淮
汝漢牢盆之政案牘山積賓客繹繹公私雜遝賀諸郎縮銅章
步玉堂者箋疏填委先生從容裁答罔不精當而神愈閒心愈
定轉超然於所遇之外於是迺知靜養之理爲不誣也矣今年
口月爲先生及德配汪夫人六十雙壽令辰汪夫人勤內政雖
副笄掄翟而雅操弗諠更可以證先生修齊之所暨禮有揚觶
故敢以古人介壽之義進先生其不以爲諛而爲之引滿乎

桂母陳太夫人八秩壽序

代

自書禮之注與張氏廣雅皆訓福爲備宋蘇氏謂詩之既醉備
五福其言致確願詩言君子之福則在孝子錫類而受景命固

判然非世俗天右天申訓福爲祐之足媿殆有在已操之如左
券者然求之不可得近迺得之於薌庭方伯公尊慈桂母陳太
夫人始足以申其說蓋天之生人也父尊而母親故趨庭之訓
雖嚴而爲時暫暫則易忘若夫自昕至夕自卯角至終身自起
居食息至讀書砥行修身齊家以至輔佐天子致平治無疆之
盛業則母教爲多惟地道無成內言不出於閭故世鮮克知之
而吾則謂觀其子之才即可覘其母之教不觀公父文伯之母
乎其言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曰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大哉言乎教子之法善莫善於勞之一言矣顧勞
其筋骨不若勞其心思方伯公勛烈蓋在司馬司空聞其治淮
揚水師營務也器別其良楛人別其勇怯政別其黜陟其勞至
悴而不暇休息蓋畏太夫人以爲卽安甚於畏簡書也其毗善

後也職在營室度地程材鳩工考課上自壇

墀若

萬壽新宮

文武聖廟以及神元先賢祠祀旁逮衙署賓燕行禮之所特旨專建勳烈右享之宇下至古昔名勝蹟象之遺罔不周備其部署井然無毫髮之舛午焉其廊廡翼然若翬表之中臬焉其墉闕闐闐然壁柱絕絕然所以延神釐肅上儀壯遠人之觀仰崇禮樂之鉅典者胥自方伯公經營而指授午不及餐夕不假寐蓋懼太夫人之譴譙以爲不能夙夜在公也方伯公董聚珍局也禮聘名士蒐述異本所刊典籍其大者若憲皇帝上諭南雍三國志等皆極恪慎視各局本加謹謂

皇祖之訓重于球圖小有疵類必貽太夫人憂用是與校讐者同費目力勤繙閱俾玉音之在萬春者昭昭如親承綸綍之光烈焉繇是勞勩懋著合肥伯相薦之於

朝人以爲宜恩詔加以布政司銜以道員畱江蘇補用晉封太夫人曰一品太夫人鸞章翟服所謂非此母不生此子者是矣然吾黨皆謂太夫人之訓不得聞而觀方伯公之才德可以知方伯公之才德不可窮而太夫人之諄諄勸以勞防其佚者與魯敬姜若古今一轍斯可不謂賢明之冠與是故三軍之事太夫人不預聞也而方伯公勞於撫馭其恩與威不啻太夫人加之也揆日繩直太夫人不預知也而方伯公勞心於賦事飭材其豐與儉悉中體式不啻稟矩矱於北堂也丹鉛校勘之瑣細詳密太夫人不預几席也而方伯公勞心於禮賢才集羣

益使別淮魚豕之胥浪焉不啻束髮就傅坐太夫人側蒙折筭
之教也然則羣公之譽聞士民之歸仁同官之遜讓未遑龍
光之駢蕃集慶此豈可幸致者在太夫人皆自然得之若鼓之
應枹影之附形不求至而無不至鴻庥令聞方伯公之邀天
寵非太夫人之教何以基此而顯赫乎太歲丁丑良月之吉適
開設輓八袞之筵奉觴而上壽者華裾萃止吾黨同僚從末座
揚解言曰箕疇之言福尙矣而詩終以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於
是其義乃備謂偶得之福庸愚間享之若夫景鑠洪熙之慶可
以安居而自致者非母教不能自非積累之厚何以得此女之
有士行者哉敢申此誼以侑嘉賓亦聊用補東坡之未言爾

田伯珊八十壽序

吾聞太虛之中精氣有五播萬彙備四時惟君子率性循分動

肖其一而不越其煦然而溫者氣之春也羸然而大者氣之夏也肅然而適者氣之秋也退然而豐者氣之冬也然盡本所性而無心者若其有心則於際會億不一齊之遇爲榮悴爲欣戚爲毀譽甚者爲窮通爲強弱爲彭殤之無算不以爲雲烟之生滅於空霽而反累其清明之天斯其德不淡定而氣不貞一矣吾老友田封翁伯珊無憎於人若曼倩不卑流俗若仲躬平其心以御物之紛晦其迹以適情之動初無矯飾於其間也吾聞世之屯屯兢兢無疾劇無沮敗請謁者無差分一出以和其諸春風之扇物與得秋之斂擊者行如太華之巉削萬仞不可攀躋焉心如朝那靈湫洞鑿須髮不可滓焉言如寒江鳴雁霜晨清角警人發深省焉若夫道博而弗暉陽潛而弗韋心跡灰冷泯是與非揭揭崔崔氣之冬與如君者疑得氣之夏所醞酢者

語者默者垢者淨者成者虧者無所不容天宇之寬鮮塞多通
與之恢恢與之融融與之翁翁與之庸庸雖挾其懷而來獲其
意而去而君固久泠然忘其然不然忘其所以然不然矣今年
季夏君開八秩之筵俛觥相祝者皆羨君筋骸康強子孫其逢
又怪吾龍鍾年未逮君而衰朽遠甚蓋吾心爲境部如氣之冬
故也君以門子毓文貴階五品毓文之事君一如古人之事親
與從弟星文恂恂友愛孫曾穎慧退讓咸被服儒素又以見君
之教家孝弟忠信不虛以包庇爲德殆古之氣備四時者乎

陳母楊太恭人九十壽

代

自井田之制廢士無恆產多客授自給遠者或數百里與千里
而蒙養之教遂資之於母氏然自乳哺以迄成人所以潛消其
頗辟而底於和平者亦非傅師之束縛其形骸塗飾其耳目者

所可及特期之以利祿者多或至枉其子之材性以就所求是
雖曰母教而不得謂其母之賢若吾友虎臣之母楊太恭人則
不然蓋封翁炳然先生家素貧授徒於外太恭人與長子虎臣
及次子松如家居食淡茹苦旣乃率之來江甯使就講誦有孟
母徙宅之誼焉虎臣旣壯負文名交遊日進乃誨之以朋儕終
始之道有陶母留賓之風焉虎臣以拔萃科參議公府浮階奉
直大夫松如亦保薦至牧令遂又誨以勤敏無廢事有季敬姜
戒逸之禮焉虎臣昆季厯爲當代公輔所知遇用時衣紫而佩
金魚者數十輩而二君依依北堂可版授不可真除有介推之
母借隱之德焉夫以兩君之才之遇使出而宣贊盛化必能裨
益光華流徽無窮而乃抱道戢景無汝墳之慕雖兩君之蒸蒸
善養歟亦由太恭人情退素甘故兩君得以視聽於無聲而先

承其志也且夫受人之祿者忠人之事使兩君展一時之設施利澤洽於萬物而不能旦夕承色笑視寒燠吾知退食孺慕之誠必有若敝屣之棄者記曰三牲之養猶不爲孝宜兩君之舍彼取此也今者太恭人設帨九十之辰某等咸謂簿書之鞅掌孰與文儒仰裁成之教專城之烜赫孰與公卿致式閭之恭周道之馳驅孰與庭闈效萊彩之樂然則太恭人期頤之臻固鍾祥未艾而康彊好德孫曾穉穉謂非令子之色養不至此尤非賢如太恭人居恆有以默喻其子以豫培於本原者不及此也賓旣上壽因揚觶而釋其詞時同治六年三月吉日

錢母胡太淑人八十壽序

代

昔春秋外傳載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曰寤門之內婦人治業懿哉訓平宜其見重西河揚聲闕里徽流於

彤管神頤於世家千禩以下與錢母胡太淑人若合符節也太淑人安定高門禾興名族稱詩傳姆窈窕德象之篇作嬪君子綺釜宗室之與其歸我警石先生也年甫十八琴瑟鳴其靜好膏沐不聞嫫媧而先生人倫冠冕經學權衡食舊德於拜棠蜚英聲而采藻游鯤欲化將騰北溟之雲文豹思潛終隱南山之霧太淑人知足保祿爲善幾完夔夔之薦必絜中庖餅蠶之恥不累夫子爲俎執爨克謹君婦之儀設敦奠筵暗合特牲之節謂人境雖限於燕越而孝思宜永於子孫門子拜爵於中朝牲醴宜薦於先祖故桂陽旣樂馮李特偶爾還鄉宛邱雖娛箕直亦隨而去國况祔祭莫測其彼此則宗祝豈限於朔南衷諸禮經皆協古誼此太淑人之淵識卓議鍾郝之所不能及也先生萬卷在室一箒校書劉歆之畧咸通畫道之字式正太淑人

鍼蒔之餘商量勝帙收藏之次分別瑠璃有李業興補治之勞
去馬懷素良朽之斷故今日先生所校書黃墨精謹題帖審詳
後學奉爲前修海內傳爲定本者皆太淑人有以佐之也吾友
子密京卿曝直樞廷參議戎幕鯉庭之教雖本嚴君熊丸之分
實儀慈母謂消長之機有盈有昃臨履之惕蹟埴蹟山操守不
負於君恩清芬始繼夫祖德故京卿英英軼羣翽翽如畏文成
陳借箸之策壯武參平吳之勳而一言不失四知是銘皆太淑
人有以教之也然則勞心於米鹽致虔於俎豆緇素守其先業
金紫迪其後昆稽古敬羨之誥不亦先後一揆與今茲五月令
辰爲太淑人八帙設悅之日某等同官爲僚合志曰友義切登
堂之拜詩有稱觥之詞九節獻壽喜張蒲酒之筵八千爲春敬
祝萱帷之慶云爾

金母楊太孺人八十壽序

代

聞之過所淪之國者懷壽林之葉譜南陽之士者浴甘菊之水
任城司徒之女經受寶文西河山甫之甥服食上藥太真之姆
彈琴於岱宗太勝之娥納符於帝側咸以珍攝享此高年若夫
仁者之壽則皆未若金母楊太孺人也太孺人關西右族伯僑
遠肖女師窈窕二南導其景行茂德粹範三族美其柔順其歸
封翁也挽鹿以成其高鱸鯉以佐其孝友其琴瑟有風人弋雁
之節擇其藻蘋篤季女芼魚之敬宴室之教同于青史令儀之
煒炳乎彤管內政治焉婦禮昭焉固已四行純備班昭之訓可
師十媛仰風叔紀之徽未沫矣旣而白蜺示膏黃鶴成歌訓門
子者十四經籌圭田者五十畝季敬姜之德而矢口於織績之
休魯母師之賢而椎心于房戶之守米鹽凌雜手口卒瘞康歲

孰徐淮流告汎長水之縣嗟其爲魚厯陽之都倏及化驚符忘
剖竹徒望貞姬之臺地號空桑無復阿衡之里此則雁小鴻大
罄罄同遠道之哀芝殘蕙焚滔滔併洪川之慘太孺人指米一
困助麥千斛散六鎮之穀罄三孟之糜乾椹登豆倉廩之儲不
留筍餌卮酒露室之糧具足又復葺茅編茨結廬于町疃之交
攘雨除風援手于旄倪之眾羈栖涸鮒之子水貸西江郁夷顛
狼之徒漿挹北斗經紀振瞻許文休啟其前車醫藥煖粥朱休
穆媿此來軫此又大家七誠未傳施濟之方都水八篇虛衍仁
賢之號者矣夫文師分糧于金城有司之閭澤也陸續食粥于
都亭士夫之懿行也魯子敬之散財振弊駱公緒之私粟分施
愷史蜚聲女士葢闕而太孺人安然行之邈乎遠矣宜其眷暉
照永夏翟榮增王家龍虎騁高足于天衢徐氏麒麟振英風於

文園令嗣子垣先生鯁堂傳經夔牙接響以陽月吉日太孺人
開第八秩祝壽千齡某等誼屬同官禮設拜母當靈椿八千之
歲別傳駐景之方俟仙蒲九節之時更進長春之頌云爾
石東山觀察七十雙壽序

粵若

聖皇之中興也武節奮而文德洽租稅減而農桑殖固已黎庶
康乂熙皞成象矣天慈仁厚猶墜一夫之不獲開百爲而與麗
申命元侯撫綏南服時則有文正曾公今伯相李公節鉞迭
秉越至於茲築戟庚興咸率成憲欽若

帝誥僉曰輔予式資邦彥莫不設鞞鐸簡賓介以集思廣益雖
有士衡之豪士若敬仲之得君亦且築臺而登郭隗迎門以下
王斗謂故實之有所咨民依之罔弗聞也邦人推賢躬百遜讓

皆以菰蘆之士徒殷桑梓之情不敢妄陳也政事文學聖門殊科時我東山先生方爲湘淮諸軍計相辟研桑之在越如張蒼之興漢時嘉厥功 璽書申錫爰 加豸服觀咎于皖實首荷疇咨之選達民物之隱焉然而議事之難也雖非微乎微賤乎賤之階差無是不是然不然之語而專斷則疑其侵權謙讓則以爲推諉誠不足以信友則內鞅於耆欲之私識不足以燭奸則外繆於愛憎之口先生則剛正之性素孚於鄉人絜白之操獲信於台鼎而又闇侃協其度躁隱泯其愆用能訐謨所及大者邀 黼座之俞細亦蘇茅簷之困謂恤民生所以培 國脉也則籌款以養崇文學所以備 簡用也則隆禮以待其進言也知其利則順以將之若轉圜物於千仞之上也而城闕於以不譏輅傳於以利達矣知其不利則豫以防之若障洪流以千

金之隄也而升人停其椎斧快丁脫其尺籍矣其道在廣生者
匹婦與舟子蒙其惠其道在設教者杏林與棠社揚其華恤緯
宜閔廣以矜之屢豐難恃倉以儲之變鶻音莫若芹藻增其額
而善人益多續麟編以壽棗梨播其芬而先正不朽他若或異
言以保富或敬老以營堂或片言釋狂士之紛或千里畫將軍
之像下不要州閩之頌上不撓當塗之權留侯水石之喻庶幾
近之晏嬰琴瑟之專吾知免矣且夫氣運之乖資於補救賢者
濟物達於綢繆諸侯以綏久熙

帝載百姓以虞樂德岳牧非有明足以周當世之務辯足以析
疑似之微孰能彌綸終始揚靡抗論而使矢弓者得弓刻印者
消印此皆先生之功德邦國之所欽仰也倉龍重光大驪樂天
正吉月四相令辰爲先生偕德配殿夫人古稀同慶之期邦人

諸友彬彬稱祝共謀論譏先生令德永于無窮而先生蹙然不居以爲 盛德在天不宜貪功於臣下仁政自上不宜歸美於私家諸如臚陳之詞不過拾遺之便兕觥之介乃固以辭士鐸緣同人之誼復於先生曰帝堯以昭明稱聖實八伯之奏功晉侯以匡濟建勛由五臣之樹績天下慕特僉傳夏馥汝南治平厥推孟博良以二五位判上下備以中爻水火功效陰陽迺云旣濟所謂風雲興自山川霖雨始降於昊緯也况陳平之計有六賀若之策有十苟練迹而考名必設算以指實此豈浮詞所能增損又豈親故所能阿私哉我聞在昔百菊溪荒政之美秦宗伯實左右之牛蘭舉撫遠之盟蔡京兆力維持之凡此二勛利在兆庶嘉謨廣惠不治百年孰若先生義問浹於江介而不私纖塵純美備於厥躬而克兼眾懿在濂濂之性雖恐人知而

善善之公非逾其量跡其大端之忠篤亦由內助於和僅俾能
耑志於旂常不致勞神於蘋藻邵南之化詩美夫人誦絲緝之
禮華益顯絨紘之令德此後功參薇栢壽邁松喬益論建於人
所難言更造福於物所不測萬家頌爲生佛百世流其餘慶家
邦正論三代之直也是爲序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八

汪集八

三